

岁月华章

车在路上飞驰,我闭着眼睛,随意想一些事情。现在要去的方向是我曾下乡插队时的村庄。听人说,这个村庄即将被当地搬迁,可能变成一个机器轰鸣的生产区。这个消息一下激起我强烈的思乡之情。放下手头一切杂务,驱车前往,想用目光重温这个难忘的地方。

当车拐过几道弯,越过一个小山坡,一片平坦的田野一下开阔了我的视野。远处一条流不到尽头的河流,让我突然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的视线顺着河流向前流动,那奔腾的河水似乎具有永不回首奋勇向前的意志与精神。我知道,这不是村庄的那条小河。但是,它必定是和这一条大河相通的。河面上也一定漂浮着村庄的草叶、树枝,以及冲刷下的泥土。那河堤上还会有当年我们冬季大修河坝留下的垒石。

我终于看到村庄的影子了。路两旁高大的杨树就是人村口的地方。我下了车,站在路口张望。已是深秋季节,随风飘起的树叶徐徐落地,每一片叶子似乎都带有村庄的信息,它想告诉我,村庄将走向很远的地方,尽管对它们来说,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村庄并没有流露出些许的情绪,它甚至也不理会我的不舍与牵挂。它不在乎别人想什么,而是用一种充满大智大勇的心态接纳时代赋予它们的变化。

几个行人走过来了,我抬起头,等着和他们攀谈。可是他们行色匆匆,各怀心事,并没有注意到路边站着一个寂寞的人。多么希望有人和我打个招呼,哪怕是用手一种疑惑的眼光打量我一下,心里也是欢喜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会相识吗?更何况,他们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不管前景如何,都会沉甸甸的。于是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

诗林折枝

扁担女孩儿

黄生勐

落笔闹场学业终,
肩挑行李路匆匆。
笑容似忘寒窗苦,
眼镜难遮腮颊红。
一根扁担担日月,
两行脚步步春风。
任他墨卷排名去,
凉粉摊前先打工。

七律·端午感吟

李安文

门悬艾叶吊英贤,
身殒汨罗华夏先。
一部《离骚》传万代,
三株艾草插千年。
楚江两岸雄魂壮,
《天问》《九歌》铁骨坚。
屈子情怀昭日月,
诗花遍祭爱国篇。

思念

王秀芳

今天是我的生日
吹痛思念的弦
母亲
您在天堂可曾听见

回忆是刺
扎进每一寸心田
您一辈子受尽磨难
岁月刻满了
您的坚强
辛劳的疲倦

母亲
您骨折的那些日子
受的痛太多太多
我不能替您承受痛苦
也没能让您得到最好的医疗资源
我亏欠您的
太多
太多

您走了
我的世界缺了暖
我在人间
您在天的那边
想给您报答
却只能对白云许愿

母亲
您的爱如星斗
永远高悬
这个生日
泪与思念绵延
您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天

沉入历史的村庄

王永新

这种失落并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推开一家院门,想看到昔日熟悉的面孔。院子里两个年轻的女孩惊讶地站了起来,一时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意识到自己有些贸然了。几十年过去了,她们怎么会知道上世纪70年代有一群似她们这般年纪的少男少女活跃在这片黄土地上呢?她们手里拿着课本,几年后或许上了大学,或许外出打工,反正是会离开这里的。她们把我当成了一个问路的人,礼貌地问我找谁。我笑了笑,歉意地退出了院子。我有点茫然无所适从,目光怅然地投向远处一个大土坑,里面的一汪清水早已不知流向何处,可我还记得它的好。在汗流浹背的季节,我们几个女孩子趁着月色跳入水中,洗去一身的疲惫,换来清清爽爽的心情。可眼前,只剩下一个没有来得及填平的大坑,展示着曾经存在的印记。

我在寻找什么呢?我似乎看见了那棵树,还有挂在树上的那口钟,恍惚间耳边又响起敲钟的声音,敲得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大。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这种声更响的声音了。今天真安静,树没有了,钟也不存在了,而站在树下等候派活的人更不知去向了。我深深吸口气,想把这沉重的寂寞从心里撵走。其实不管是人还是物,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出现,继续延续他们的价值。我理解这种变化,心里并不惊奇。

一直向东来到当年“知青”宿舍的旧址。那一排房子早已被拆除,连宿舍对面的饲养室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年这座房子在农民心里可是很有分量的。那时候农村还很落后,牲口就是重要的生产力,大家对牲口就像对孩子那样精心呵护。冬天我们在这里烤火取暖,总能得到饲养员大叔的关照。豆饼虽说是喂

牲口的饲料,可也是正儿八经的大黑豆,放在嘴里嚼来嚼去,香味无穷。

远处传来鸡鸣狗吠的声音,唤起我旧时的情绪。春夏的鸡鸣狗吠,总是让村子里热闹欢腾。而冬天呢,它们的叫声总是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那时路边一户人家门口总卧着一条狗,我赶着羊群不得不绕道而行。现在我不担心了,一切都换了模样。回头看看,只有村头那片小树林还是那样挺拔,好像永远不会变。我并不反感这种停滞,反而让我生出一一种亲切的感觉。其实初下乡时,我们是无法亲近这片黄土地的,因为我们对这个村庄一无所知。身处陌生的环境,心心念念地想着回家。可是时光不会理解我们的心情,它只会跟着太阳早出晚归,四季轮回。就在这样的滚动中,终于把我们的热情和追求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到了收麦子的季节,我们也像农民那样磨利了镰刀,天不亮就去抢收。那些男人和女人弯着腰,挥舞着镰刀,只听“唰唰”的声响,一束束饱满的麦子便应声倒地。此刻的麦田里,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它更成为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休息的片刻,人人都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劳累的腰放在麦田里,放松放松。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躺在地上,望着一如既往的天空,咀嚼着青春的寂寞,心里升起微微的惆怅。

那个全靠人力的年代,人人都有使不完的力气。那块地已锄过两遍,可队长说,在收割前还要锄一遍。他说,地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才肯用劲。如今,在无穷无尽的田野里,那开着一台合机器的人会是谁呢?不一样的人,一样地向岁月挺进。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庄稼世世代代都要种下去。

那时候,我们不光有青春期最常见

的眼泪,发呆、日记中的牢骚话,我们还会苦中作乐,让沉重的劳作变得轻盈。那一年,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队里派我们去割草。天蒙蒙亮,我们就带着困意出了门。在路过一户人家时,眼尖的伙伴一眼看到墙外的树枝上坠着鲜红的大枣,上前抓住树枝,几颗大枣就被握在了手里。咬一口,甜得说不出话来,只会傻傻地笑着。要问有什么好笑,没有任何缘由,好像在青春的生命里就应该这么快活!

到了晚上,每当熄了灯,安安静静地躺着,总能听见靠近宿舍的公路上汽车奔驰的响声。那声音没有打扰到我们,相反让我们激动不已,仿佛在召唤我们踏上远方的征途……

几十年过去了,可以看见的是,这个村庄有了像模像样的变化。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却自得风水,人们盖起了小楼,用上了自来水,穿着和城里人一样的衣服。这些在年轻人眼里习以为常的事,正是上辈人奋斗追求想要的生活。

离开村庄时,我回首凝望,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它在岁月的打磨下,已很难找回过去的踪影,就像当年的青春与荒凉,越飘越远了。无论它存在还是搬迁,我都只能凭着记忆复原。车上了公路,看见那群吃饱了草往回赶的羊群。它们好像知道这辆车上坐着一个故人,所以任凭喇叭声声,它们反而更加不慌不忙。我伸出手和它们告别,风从手上吹过,有种东西永远留在了这里。

村庄愈来愈远了,它沉入了岁月,沉入了历史。广阔天地留下我们特殊的成长经历,我还会牵挂曾经的阳光雨露,曾经的风霜雨雪。那是我们的命运,那是我们的幸运,它的存在固执而顽强。它是我们人生的课堂,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人生课堂。



乡风乡韵

原阳凉粉

薛宏新

日头炙烤了整个六月的中原,如同一块烧红的铁饼,牢牢扣在原阳县城的头顶之上。道两旁的白杨树蔫蔫地挺着叶子,连风也稀薄得不成样子了。时值正午,街上人影稀疏,偶有匆匆过客,汗珠子顺着鬓角直淌下来,落地摔得粉碎,连声响也一并被烘干了去。

急行赶路,我忽望见街角柳树下撑起一块褪了色的蓝布棚,下方一张矮桌,桌后坐着个老汉。我走近几步,凉意渐浓。桌上横卧几只蓝花粗瓷盆,盆中盛满绿生生的物事,像是凝固一汪碧水,在暑气蒸腾中静静地淌着清涼。这便是原阳凉粉了。卖凉粉的老汉姓王,他双手粗糙,倒像刨过千顷土地、磨过万块砖石般。他拿起盆上蒙着的湿布拭了拭手心,含笑问我:“来一碗?几块钱,解暑又实惠。”“来一碗!”我点头答应。

老汉应一声:“好!”那刀便旋即在案板上擦出脆响——亮闪闪的切刀笃定地切下去,凉粉块儿便应声而裂,整整齐齐排在粗瓷碗里,像堆砌起一方方小型的翠玉城池。这切凉粉的刀

啊,必得是铁打的汉子、钢淬的魂,跟手底下这凉粉一样,容不得半点虚软黏糊。

随即老汉麻利地浇上料汁:蒜水是带着狠劲砸出来的,辛辣直冲,钻鼻刺喉;醋的清酸则幽幽回荡开来,勾出了凉粉深处潜隐的绿豆清气;最后淋上一勺红通通的油泼辣子,油香与辣味伸手便抓住了人的魂魄。《齐民要术》卷七有载:“凡作凉粉,豆宜择精者。”王老汉执着于用本地饱满的绿豆,将乡土精魂揉进粉里,那分朴素的筋道才得以绵延千年。

旁边蹲着3个刚放下锄头的汉子,各自捧着一碗凉粉。他们吸溜着入口,喉咙里发出痛快的吞咽声,此起彼伏,竟如同河滩上群蛙喧闹。汗水在他们敞开的胸膛上肆意流淌,亮晃晃一片,莫不是一条条隐形的河,正源于土地,亦终将归于土地。“得劲!真得劲!”一人抹着嘴抬头,黝黑的脸上堆满笑意,口吻仿佛在夸赞自家地里结的好麦穗一般。

凉粉入口先是辣,辣椒油的炽热像一团火,在舌尖燎灼;顷刻蒜香醋意又涌上来了,霸道地冲击着味蕾;而后凉粉本体的微甜与凉爽才悠悠荡开,慢慢抚平了那火辣辣锋芒,留下满口余韵袅袅——仿佛一波三折的命运乐章,终于归结于清淡安然的收尾。农人们的吸溜声此起彼伏,如急雨敲檐,这3块钱一碗的清涼,竟成了他们在毒日头下唯一像样的恩典。

我埋首碗中,只顾吃,汗珠从额角滚落,滴进碗里,溅起个无声的水花,便悄然混入汤水之中。凉粉入喉,一股凉气眼见得从喉头直窜而下,渗入了四肢百骸——仿佛身体里头正被一瓢清涼的山泉水迅疾地冲刷过一遍,浑身暑湿黏滞之气顿时消散许多。

老汉坐着,用毛巾擦汗,眼睛却盯着这几个农人。看着他们风卷残云般吃完了凉粉,摸着肚子,脸上浮现出坦然的神情来,便仿佛自己也是一同饱足了一般欣慰。农人碗底朝天一亮相,彼此递个眼神,拍拍屁股上的灰土,又折回火烤似的大日头地里去了。

蓝布棚下,几只空碗随意搁在桌上,残留的几点红油托着小撮蒜泥,在碗底张望。柳树筛下的光斑,无声流淌着静默的时光。老汉收起碗,勺子在盆沿轻轻一刮,“噌——”一声脆响,像一句朴拙的结语。

那凉粉摊子,立在原阳六月的街角,如同摊开一页乡土写就的诗篇,静默无语。凉粉的清涼并非消解暑热的根本法子,却暂且为滚烫的日子撬开了一丝缝隙。农人青筋盘错的手捧一碗凉粉蹲在尘土里,几口吸溜下去,喉头一滚,便咽下这人间难得的沁凉——这一碗,竟成了酷暑里活命的水。

活在这土地上的人,微渺如尘,却总在汗水的咸湿与凉粉的辛冽之间,为奔命的日子寻一口透气的活泉罢了。



小满——生活的最高境界

陈雨

五月已半,天气渐热,麦穗初齐,桑叶正肥,此乃小满时节。农人立于田埂,望那麦芒微黄而未全熟,心中便有一种满足。小满者,物至此小得盈满,却又未至大满。人生在世,能达此境界,实为不易。

我见过许多“求全”之人。他们面目紧绷,眼珠突出,嘴角下垂,一副不得志的模样。他们日日奔走在名利场中,他们的欲望如同夏日野草,刈了一茬又生一茬,永无止境。这般人物,我每每遇见,便觉得可怜。他们何尝知道,人生在世,得些小满,已是莫大福分。

记得幼时邻家有位老秀才,姓陈,人称陈先生。他家中不过3间瓦房,一方小院,院中植有梅树一株,兰花数盆。陈先生每日早起,先扫庭院,后浇花木,继而读书写字,偶尔也教几个蒙童,得些束脩度日。我曾问他:“先生学问这般好,为何不去考个功名?”他笑而不答,只指着院中那株梅树道:“你看这梅,开花时不过数十朵,却已足够。”当时不解其意,如今想来,陈先生便是得了小满之趣的人。他知足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慕他人高楼广厦,不求闻达于诸侯,只守着那几本书、一株梅,便觉人生圆满。这般境界,岂是那些终日奔走钻营者所能梦见?

小满之妙,在于知足。世人多不知止,故常陷于苦恼。我曾认识一名商人,起初不过摆个小摊,卖些杂货,后来渐渐发达,开了店铺,又办起工厂。钱财如水般涌来,他却愈发愁眉不展。一日饮酒过量,竟对我吐露真言:“我如今钱财越多,越觉不足。看见别人比我富,便寝食难安。”言罢泪下。不出3年,此人便因劳心过度去

简单,不简单

贾卫刚

简单,这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词,如果你仔细品味一下,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在光阴的荏苒里,简单就是一种朴素的存在;在生命的维度里,简单则是一种拓扑的方式;在生活的烟火中,简单更是一种无欲无为的态度,舒雅而坦然。

这似乎无关生存的法则,却丝丝缕缕地影响着生命的舒适度,以及生活的幸福感。

日常的烟火气息里,往往有许多的勉强与无奈,或浓或淡地氤氲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迷人的诱惑,各种名利的纷争,以及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莫名压力,仿佛雾霾般分分秒秒地窒息着我们渐渐疲惫的触感。生与死的禅悟,得与失的错乱,还有那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头的苦累与焦虑,也在潮汐般地下冲刷着我们愈来愈弱不禁风的灵魂堤岸。

无论是工作上的繁忙,还是生活中的劳累,这种每一个人都曾经苦苦扼守的那一方天地,随着退休生活的到来,一股脑儿地都圈进了记忆的栅栏。一片崭新而多彩的世界,就这样鲜活地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一些与“老”有关的话题,不自觉地会越来越感到亲切,一些隐忍了多年的兴趣爱好,如唱歌、书法、健身,等等,也急不可耐地扑入了我们的情怀。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个人都 在用热情与能力,释放着退休生活里属于自己的那一抹独有的光彩。

退休生活很丰富,动的,静的,有形的,无类的,那是相当的绚烂多彩。这多彩的世界里最馨香浓郁的,就是舒心与快乐,朴实与心态。循着自在的节奏,抱着轻松的心念,尽情地舞,开心地唱,洒脱地书,畅意地画,咋得劲咋来,天天把高兴写在脸上,日日将惬意植于心田。

健康是本,快乐是天,明月映山河,秋水醉江川。在平凡的生活里,能活出朴实而简单的滋味,其心境和意

世。死时家财万贯,却无一人守在身旁。倘若他当初懂得小满之道,在稍有积蓄时便知足而止,何至于此?

小满不是懈怠,而是一种对生命限度的清醒认知。譬如饮酒,微醺最佳,过饮则伤身;譬如赏花,半开最美,全开则近凋。我乡里有个种菜的老汉,每年只在园中种些时令蔬菜,够一家食用,余者分与邻里。有人劝他多种些卖钱,他道:“种多了我照料不过来,反坏了品质。如今这般,我自在,菜也好,邻里也欢喜,岂不美哉?”这便是小满的智慧——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边界内做到最好,而不贪多务得。

小满的人生,往往最为长久。那些追求大满的人,常常如流星划过天际,一时耀眼,转瞬即逝。而小满者,如同山间清溪,细水长流,终年不涸。我认识一位教书先生,在乡村小学教了一辈子书,学生中既无达官显贵,亦无富商巨贾,但他每收到学生寄来的只言片语,便欢喜不已。退休后,他在屋后辟了片菜园,种些瓜果,养些鸡鸭。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葡萄架下读书,阳光透过叶片,在他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他抬头笑道:“今年葡萄结得不多,但粒粒饱满。”我想,这便是小满人生的真谛了——不必满架繁果,只要粒粒饱满便好。

而今世道,人心浮躁,人人争做大满,却不知小满之可贵。大满则溢,溢则损;小满则安,安则久。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小满者,知足知止也。

小满时节,麦穗微垂,桑蚕结茧,万物皆知适时而止。人亦当如此——在适当的时刻,懂得说“够了”。

人生最高境界,莫过于此。